

貳、生物學的啟示

一、雌雄的世界

無須諱言的，生物學的研究成果，帶給時代的生命觀，人類觀和世界觀極大的影響。相反的，思想和文化在某些意義上，規定著生物學的研究。

哺乳動物的性別是由精子的染色體決定，精子分成擁有 Y 染色體者和 X 染色體者，而卵子則全是擁有 X 染色體者。所以和擁有 Y 染色體的精子受精的卵會成為雄性，擁有 X 染色體的精子則製造出雌性（註八）。

對於兩性各自的功能，人類有著許多的信念，而最初這些信念也沒有什麼科學依據。例如某些原始母系社會就認為，父親與懷孕無關，是祖先的神靈賦予母體生命力。爾後，隨著父權制的出現，男性便迫不及待地宣稱自己創造了後代，儘管母親仍有存在的必要，但也止於滋養由父親獨立創造有生命力的物種。於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提到，胎兒是由精子和經血交融而成，婦女僅提供了被動的物質。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7B.C.)亦指出存在兩種種子，一是軟弱的或女性的，另一是強健的或男性的。另外，兩性必須區別開來，且作為分離的結果，男人是主動的本原，女人是被動的本原（註九）。

或許，對那些慣於模式化思考的人而言，“女人”，很簡單！她是一個子宮，一個卵巢，一個雌性，這些字眼足以說明了她。她是雌性固然是個事實，但在動物王國裡，雌性意味著什麼？在女人身上，有哪些雌性的明顯特徵？

就大多數物種而言，生殖需要雌雄兩性個體的合作，而子代性別則取決於染色體的組合，根據孟德爾定律(Mendelian Laws)，父親和母親在遺傳上起著同等的作用。它們共同創造了生命體，且在生命體中也都喪失了和超越了自身。另外，從決定受精的表面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出，是雄性要素提供產生新生命所需要的刺激，同時也是雌性要素使這個新生命能夠留在一個穩定的有機體裡面，因此，雌雄兩性應視為一整體，平等對待。

二、月經：自然的律動

月經來潮，對女性來說是人生過程重要的轉捩點，代表進入性成熟期。研究指出，有非常多的女性於月經來潮時，會出現痛經的問題。痛經對女性而言，除了生理的不適外，對於其事業家庭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響。

一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並不完全瞭解成熟為何發生，也不完全清楚促動它的確實機制為何；我們只知道：在生物既定的時刻 - - 由基因、個人健康狀態和環境三者互動所決定的時刻 腦下垂體會將訊息送至青少年的性腺。接受到此訊息後，女孩的卵巢開始進行雌性激素的製造。（註十）

對女孩而言，性成熟的最顯著徵兆便是初經來潮，意即月經的開始。在青春時期身體的種種變化發展順序上，月經出現得相當慢，大約是在乳房開始發育的兩年後，且發生的時間正好是女生對自己身體變化最為敏感的時候，因此月經對少女而言具有獨特的、個人的、人際關係的，及文化上的意涵，而且月經通常是無法被預知地突然出現，因此帶來的衝擊也較其它的身體變化來得大（註十一）。

1980 年代以前的學者大都是以負面的觀點看待月經這個議題，認為它可能是一件具有潛在麻煩和困擾的事件。早期的臨床報告提出「初經明顯是一具破壞性(disruptive)」的觀點，認為初經對少女而言可能是負向的，祕密性的(secretive)創傷的經驗。月經佔據了女性生命週期中的黃金時段，由初經到停經這 30 ~ 40 年間，都有它伴隨，但在父權傳統社會體制下，我們對它多半採取避諱，不公開討論的態度，甚至視為禁忌而羞於討論。認為月經是不潔的，羞愧的，且月經期間身體較虛弱，要注意自身的健康，再者，月經不順會影響生育的能力。

月經雖然是一種正常的生理現象，但仍伴隨產生一些不適應的生理反應，甚至造成了日常生活的困擾。諸如腹痛、腰酸、乳房脹痛、噁心、嘔吐、腹瀉、頭痛、疲倦 等。

月經的來臨，可視為性成熟的一個表徵，意味著小女孩成為一個成熟的女性，並有生殖的功能；但另一方面也伴隨產生很大的壓力。台灣社會文化認為月經是不潔的，晦氣的，情緒化的，一方面又要求女性保持清潔，使得台灣女性在初經來臨時，除了要忍受經期可能的不適外，尚須面對其他種種問題，這是值得

深思的！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是當代法國最傑出的存在主義女權作家，她指出：生殖系統一旦確定，的確在兩性形成對應，但一切生理特質並不足以給女性下定義。就拿青春期來說，關於荷爾蒙一類的分泌物，與其說是有利於調節，不如說是有助於失衡；換言之，女人與其說在適應本身的需要，倒不如說在適應卵子的需要。畢竟，幾乎大多數的女人，在月經期間都會表現出程度不同的痛苦徵兆。和男人一樣，女人也是她自己身體的主人，但她的身體又是個和她自己有區別的某物。另外，從青春期到絕經期，女人成了戲劇表演的場所；不穩定性是女人一般身體組織極明顯的特徵，從而也構成了女人「唯情論的基礎」。據此，波娃認為，在所有的雌性哺乳動物當中，女人所受的異化最深，同時她對這種外部力量的反抗也最為激烈，反觀，男人則得到無限的優惠，他的性生活同他身為一個人的生存並不對立，從生物學上來說，他的生存經歷不但平穩，而且沒有危機（註十三）。

三、生殖 - - 生命的原點

在考察動物生命的進化程度之後，我們當可發現最明顯的一個特徵：物種進化程度愈高，個體發育得更充分。在較低級的生命形式中，雌性專門致力於單純的生命繁殖，產卵、育卵和照顧幼體，就是它的命運；而雄性則表現出一種個體的生存，除了短暫的性交，其生命沒有什麼用途，也不須承擔任何責任。但在生命的較高形式中，生殖成了分離有機體的一種創造，它具有雙重作用：延續物種（永恆）和創造新的個體（創造）。於是，雌性和雄性一樣，取得了某種自主權，而束縛對卵子也已鬆弛（註十四）。雄性和雌性這兩類型也不總是涇渭分明，它們之間的差別，並不像有人宣稱的那樣是主動性或被動性；雌性個體的特權在物種內部，並非總是賦予雄性優越地位，因為雌性在懷孕時獲得了它自己的某種自由，因此，不應當把人解釋為單純的個體；男人和女人從未相互對立過，也從沒有進行一對一的決鬥，畢竟，在人類歷史上，生產力與生殖力之間的平衡，在不

同的經濟下，是以不同方式確立的。而這些條件不但制約著男女同後代的關係，也制約著男女的相互關係。若只從生物學出發是無法斷定究竟哪一個性別該對物種的永恆起最重要的作用。

若就兩性的性慾而言，是一種天生的與生俱來的生物現象，但在性的歡愉背後，所帶來的是懷孕的賭注——未必是個禮物。不管她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每次在排卵期間發生關係，她就必須冒著懷孕的危險。懷孕是孕育生命的一段過程，固然會使人喜悅，但也是婦女生命週期發展上的危機，懷孕婦女不僅身體上有明顯變化，容易為他人所注意，在心理上也有相當大的衝擊，必須去面對與調適，在長達十個月的懷孕期，胎兒不斷成長，婦女也必須調適來自身體、心理及社會各方面的變化。

當然，懷孕是繁衍、生殖的必須過程，對每個女人來說都是非常不一樣的經驗與感受，而男人如果置身於其伴侶、未來關係或感受之外，則會讓女人孤單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註十五）。但是，即使女人從伴侶處得到情緒支持，她仍必須獨自面對懷孕；這是她在懷孕，和她的身體。因此，女人應該了解自己的身體，善待自己的身體，愛自己的身體，是否要懷孕生子，自己應有充分的認知，再做決定！